

VI • 平淡天真 · 藝壇流芳

每天清晨懸腕站立，在舊報紙上寫斗大的書法，吳學讓先生甫到東海宿舍，書桌尚未備齊，拆下了門板架成書桌即開始一疊疊地寫起大字。凡到吳老師房中待過的人，都對那樸素的客廳兼畫室留有深刻的印象。慢慢多起來的物件多半是學生或同事不用的家私搬來，對吳老師而言，沒有比創作、繪畫、寫字、篆刻更重要的，這些工作，構成了他樸素生命的全部，樸素然而對一個熱愛藝術的人而言，卻又豐富無比吧。

——摘自蔣勳〈永恆的山水與花鳥——吳學讓先生的藝術〉

〔下圖〕

吳學讓全家福。

吳學讓、謝寶明夫婦（中坐者），站立者左起：次女吳漢瓏、長女吳漢玲、黃麗飛、三女吳漢儀、外孫女黃凱琳。

〔右頁圖〕

吳學讓 異象圖（局部） 1997 水墨設色、蠟布 44×42cm



多采多姿的才華



2013年3月15日九十歲生日當天，吳學讓創作指畫的專注神情。

吳學讓藝出多師，藝學多源，他在內心中、生活中充滿了對萬事萬物化腐朽為神奇的炙熱，因為已將生活與藝術融為一體，對吳學讓來說，只要是「美」的事物都值得創造，所以除了書畫金石之外，吳學讓自幼及長也展現了多方面的才華。

「指畫」是吳學讓較少人知的藝術表現形式。自清初高其佩（1660-1734）開創指頭畫法之後，就成為中國畫科中一個獨特的品種，以指代筆的指畫饒具趣味性，運用手各個部位包括指甲、指肉、手掌、手背、拳頭等交互使用來完成作品，但也有蘸墨少而硬，線條不易柔韌及難做渲染的侷限性，因此自高其佩以降，「指畫」一脈專攻者少，兼學者多，有些書畫家也擅指畫，但顯名者不多，中國當代書畫藝壇中，當以潘天壽最為知名，吳學讓顯然在指畫的創作上深受其師影響，渡臺前

【右頁圖】

吳學讓 江岸早秋（指畫）

1980 水墨、紙本

120×6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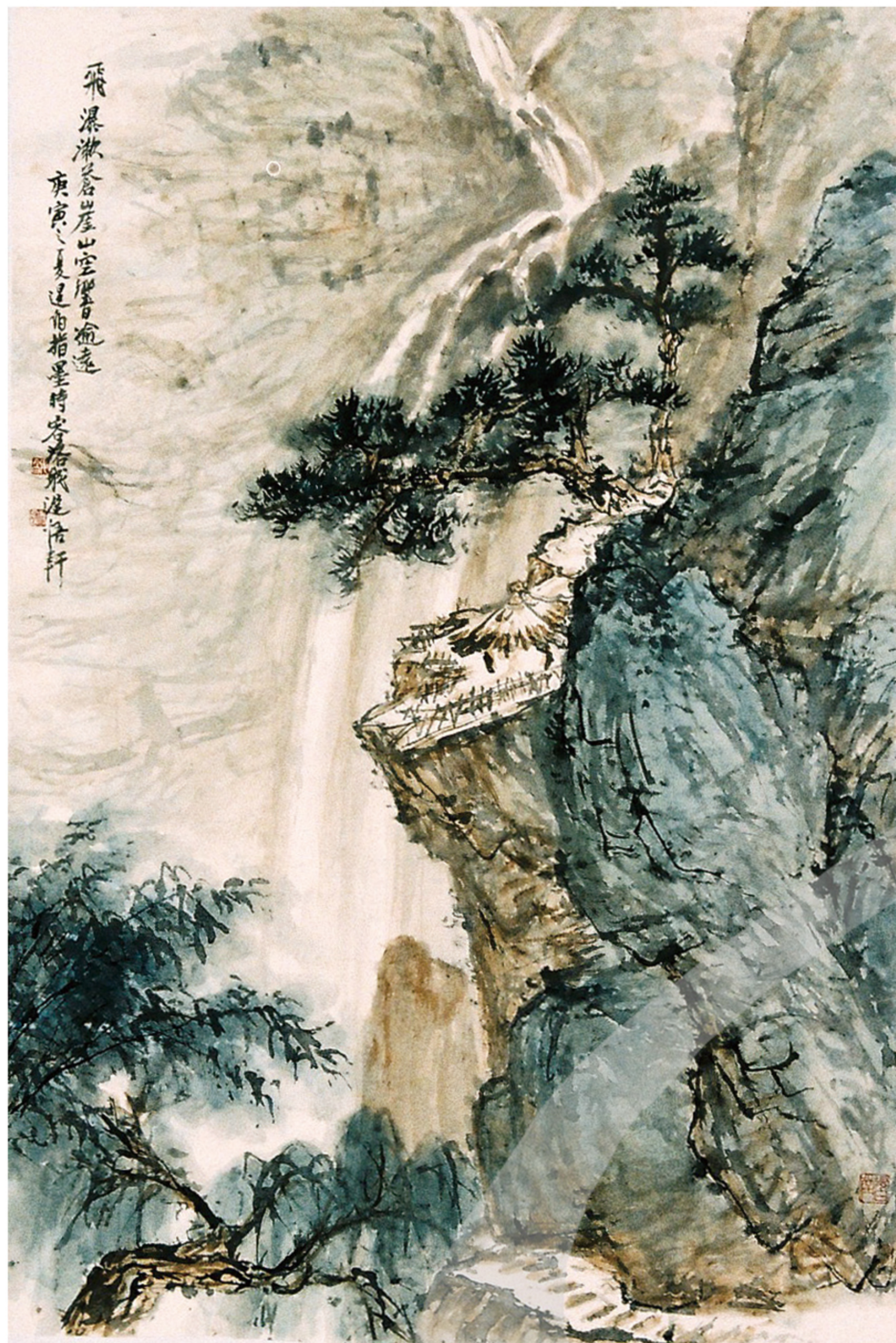
款識：斷葦栖塘秋滿川，晚晴
漪樹一汀煙。青山近是
供詩料，忽共斜陽落釣
船。六十九年之秋，退
伯指墨。

鈐印：吳氏（朱文）、退伯之
印（白文）、退白草堂
（白文）。

輩書畫家中，七友畫會成員馬壽華亦所擅長，再來就是吳學讓了。

而吳學讓任何形式的藝術創作，似乎都排除了年齡與時地的障礙，「指畫」也不例外，從1970年代到生命的最後一年（2013），都可見到「指墨」作品的精采。1976年的〈秋林暮靄〉（P. 144下圖）即以充分呈現「以我手寫我心」的文人意境，而且除了勁健的線性筆觸外，濃淡乾濕的變化也層次分明，以指代筆、以掌濡墨的功夫，均屬上乘。1980年的〈江岸早秋〉，更在指畫最難達到的「渲染」效果上運行無礙，孤舟漁翁、點景也收畫龍點睛之效，就如吳學讓用筆的嫻熟，呈現的視覺感受不落生硬痕跡。1988年的〈群峰遠浦〉（P. 145），還賦染了花青淺絳，指





畫短筆觸飛躍的特色，於此作中一覽無遺。1992年的〈秋山聳翠〉(P.35)、1995年的〈湖上落月〉，同樣的都展現了吳學讓指畫創作上著重賦色烘染的特性。

1956年的〈湖山清曉〉(P.147下圖)，是大寫意與青綠山水的結合，簡逸而明麗，畫面更加靈動。2010年的〈飛瀑漱蒼崖〉，構圖清奇，線性豐富，賦色鮮活。同一時期的〈野寺鐘樓〉(P.146-147上圖)，更是少見的指墨橫幅大作，全畫主要以淡墨勾勒，只有近樹略以濃墨提點，全畫以石青、石綠、赭石賦染出近岸遠山，復以濃墨石綠重色點染巒頭、林梢。



[左頁上圖]

吳學讓 飛瀑漱蒼崖(指畫)
2010 水墨設色、紙本
97×66cm

款識：飛瀑漱蒼崖，山空響逾遠。庚寅之夏，退伯指墨，時客洛城遲悟軒。
鈐印：退白(白文)。

[左頁下圖]

吳學讓 秋林暮靄(指畫)
1976 水、紙本 62×96cm

款識：秋林暮靄圖。六十五年九月，退伯時客台北。
鈐印：退白(白文)、吳學讓(白文)、退白草堂(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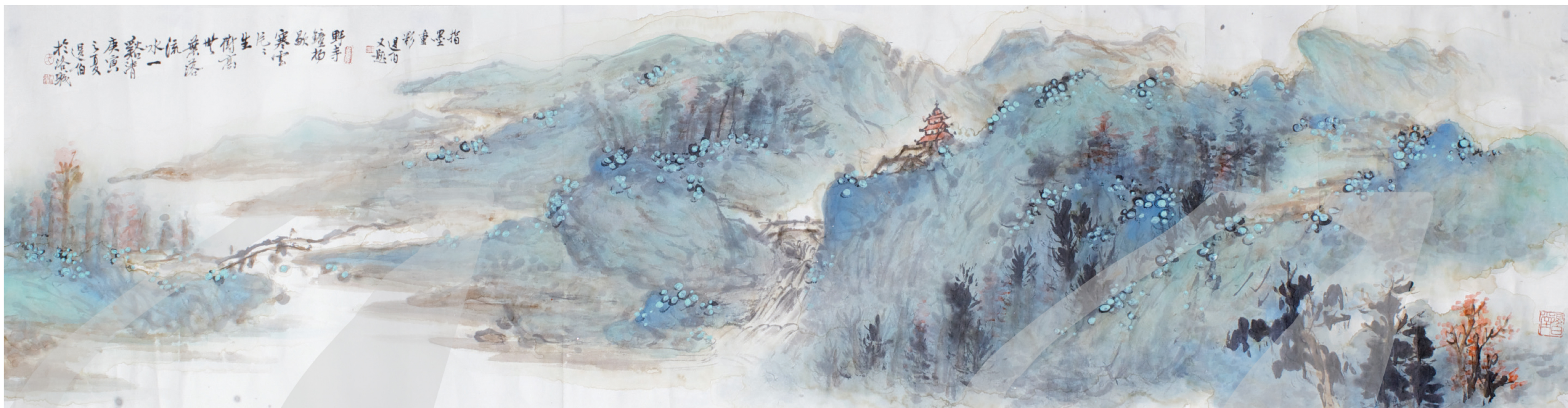


吳學讓 群峰遠浦(指畫)
1988 水墨設色、紙本
120×60cm

款識：群峰遠浦。戊辰之秋，退白指墨。
鈐印：退白(白文)、吳學讓(白文)、退白草堂(白文)。

吳學讓 野寺鐘樓（指畫）
2010 水墨設色、紙本
35×13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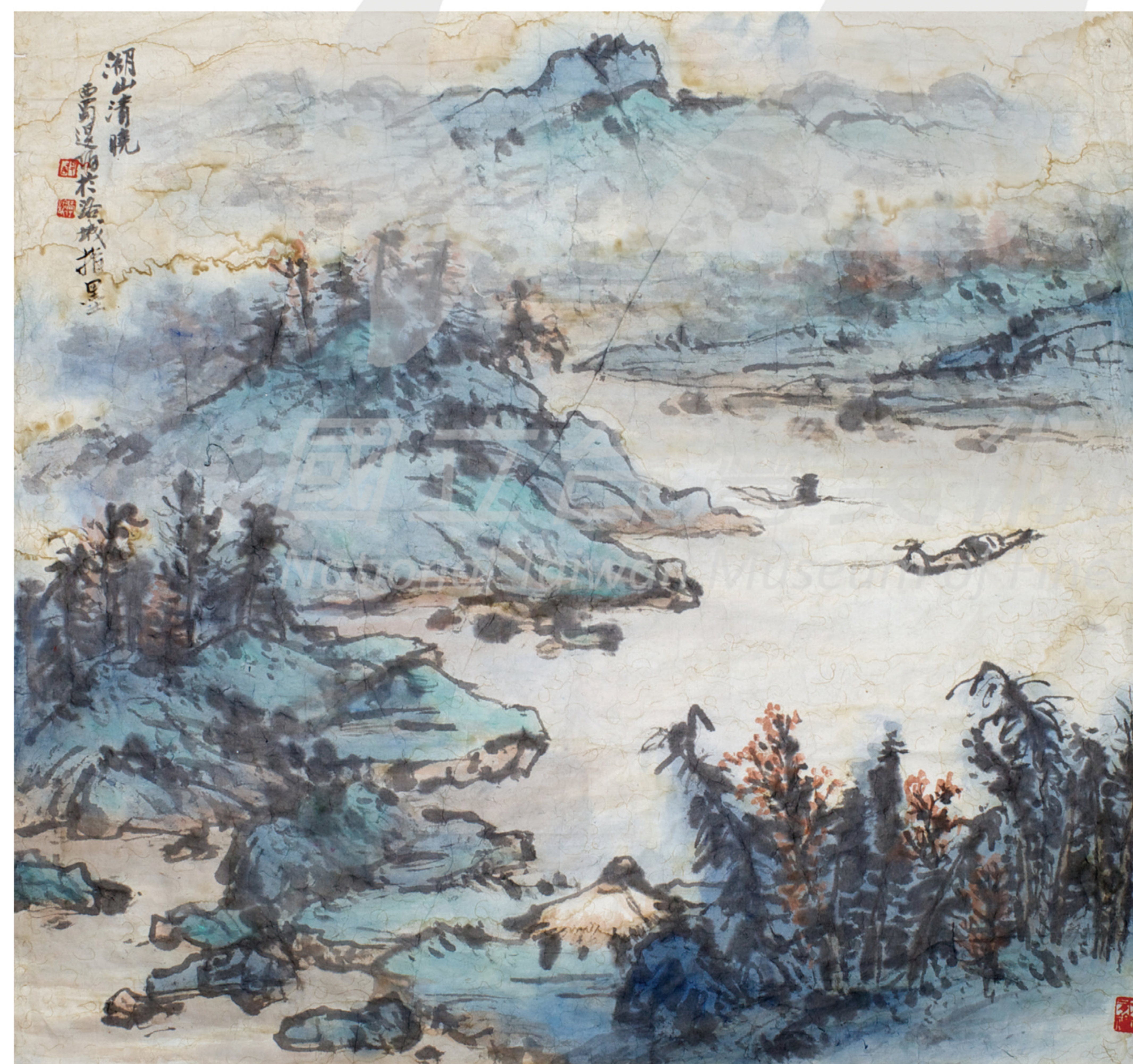
款識：野寺鐘初歇，寒雲片片生。樹高無葉落，流水一谿清。庚寅之夏，退伯於洛城。
指墨重彩，退伯又題。
鈐印：吳（朱文）、吳學讓（白文）、退白（白文）。



吳學讓的指畫創作與高其佩以來擅長指墨者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對賦色的講究與氣勢，以及潤澤氤氳氣息的掌握。吳學讓於2013年的〈孤亭山色〉，率性疏放，逸興高絕，成為吳學讓指墨繪畫的最後絕響。

吳學讓 孤亭山色（指畫）
2013 水墨、紙本
45×90cm

款識：二〇一三，退伯指畫於洛城。



吳學讓
湖山清曉（指畫）
1996 水墨設色、紙本
66×71cm
款識：湖山清曉。西蜀伯於洛城指墨。
鈐印：退白（朱文）、學讓（白文）、行道有福（朱文）。



【左圖】
吳學讓以傳統筆墨設色所作的
彩繪陶瓷

【右圖】
吳學讓自製及繪圖的拐杖



從少年時期的捏泥人、做玩具，到臺北女師的勞作教學，至杭州藝專同學王修功所開設的陶瓷廠彩繪、雕刻陶瓷，乃至於晚年移居美國洛杉磯「廢物利用」的化腐朽為神奇，這些都是吳學讓「生活藝術、藝術生活」的實踐，也是吳學讓在「正式」的藝術創作之餘，藉由生活中的靈感給自己紓解心緒的管道。當然，吳學讓樂觀豁達，或許這些另類的才華展現，正是他觸類旁通為藝術創作的各種風貌所作的鋪墊。

美術教育的奉獻

從1948年渡臺至嘉義中學擔任美術教員，1993由東海大學美術系退休，至1997年赴美定居，整整半個世紀，吳學讓在美術教育體系中默默耕耘著「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志業，平淡天真性格的他，從家庭

到學校，皆以最純粹的「兒童教育」作為與子女、學生互動的起點，讓兒女的心智發展、學生的藝術嫩芽，能在最健康的教育方式下成長茁壯，兒童世界中的「小心靈有大志趣」、「小世界有大啟發」，成為吳學讓在美育及創作上最大的推動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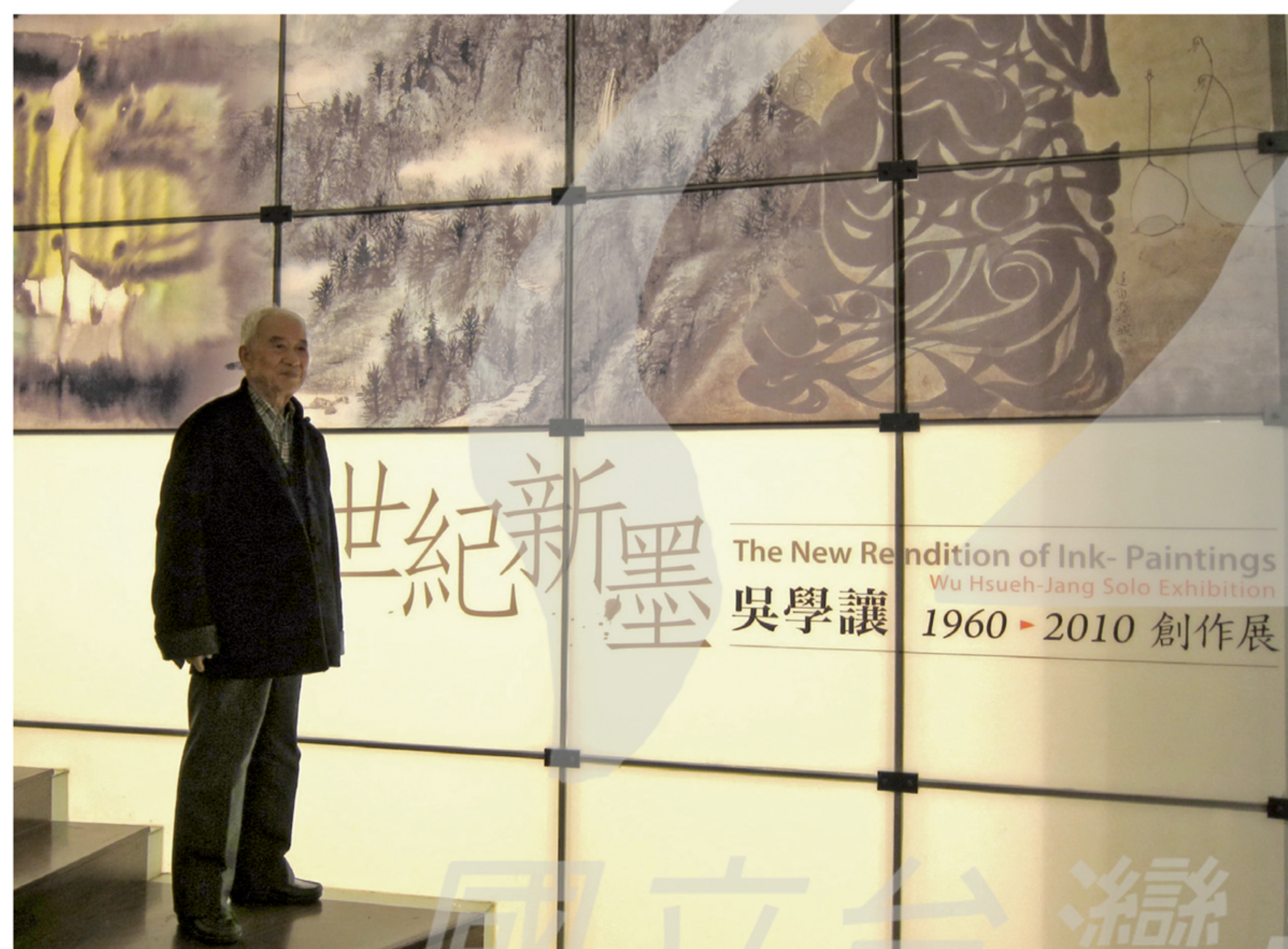
當年邀請吳學讓返臺至東海大學美術系任教的蔣勳，就曾為文寫到吳學讓在美術教學與藝術創作上的相互牽繫，也可說是一種教學相長：「吳學讓先生的美術教務有口皆碑，是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他在教學上的包容，也正顯示了他在創作上不走奇巧極端的路，而寧願從平實穩定中一步一步發展而來。在臺北師專任



1994年，吳學讓於臺中彩繪陶瓷的專注神情。

【吳學讓親手製作的彩繪小凳】





【左圖】
1997年6月，東海大學美術系師生在校園內為吳學讓舉辦歡送會，熱鬧而溫馨。

【右圖】
2010年，吳學讓攝於交通大學藝文中心「世紀新墨」個展會場。

【右頁上圖】
2010年，吳學讓（左）在名山藝術中心解說彩繪陶瓷創作。

【右頁下圖】
2010年4月，吳學讓（左5）於劉海粟美術館舉辦個展時留影。

教期間，吳先生教過工藝，因此牽涉了金屬工藝、蠟染紙本等手工製作，他又曾經長期浸潤製陶上釉，這些來自於工藝方面的滋養，都未嘗不是此後繪畫創作上千變萬化的靈感與啟發。」

1970年代，吳學讓專任於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時，培養出不少優秀的學生，倪再沁在其〈清芬遠邁——論吳學讓的藝術歷程〉一文中，在前言開宗明義即寫道：

在學生時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吳學讓老師。……水墨組三年的專業課程中，吳老師是唯一連教三年的全能老師，由雙鉤到沒骨，由花鳥到翎毛，由寫生到寫意，由傳統到現代，吳老師能工能寫，古今皆宜，而他只教我們方法，從不給畫稿讓學生臨摹，他要我們自己去摸索、體驗、創造，班上同學每當在上吳老師的課時最認真，才不必向古人套招，畫自己的畫。……吳老師的包容實屬少見，班上同學中有我這種走偏鋒的，也有沉迷嶺南派的、金石派的……當然也有鬼畫符的，吳老師總是順著每個人的性向去引導，在吳老師的鼓勵下我們才有信心繼續走下去。還記得有一年暑假，我這個不用功的學生竟然跑去吳老師家裡問了一大堆有關書法的問題，結果吳老師親自揮毫，把各體書法的學習要領教了一遍，就這麼一下午讓我豁然開朗，離開老師家時還把示範講解用的那些全開宣紙帶回去……





【左圖】
2012年10月，吳學讓於洛杉磯寓所畫室作畫神情。

【右圖】
2011年，吳學讓於洛杉磯藝術協會示範墨竹畫法。

確實，吳學讓以真誠及包容對待每一個學生，他深深了解熱愛藝術的年輕學子每個人心中都充滿激情，也難免自負，然而，在杭州藝專時期所經歷的大時代動盪、自由學風的環境及當時年輕人高喊「拿路來走」的亢奮，吳學讓早已體悟藝術道途的艱辛與開闊，因此以將心比心的心境對學生們無私的指授與奉獻，因此獲得了各個時期學生們的愛戴與尊敬，師生之間如同家人，除了藝事追求、解惑之外，相互之間的嘘寒問暖、談天說地，都成為吳學讓在美術教育生涯中為最豐碩的人性交流。課堂上，學生經常驚嘆吳學讓在教工筆畫時，三枝毛筆分別蘸墨、蘸彩、蘸水卻能在指間同時於畫面上靈活運用的熟練功夫，也欣喜於與用功的同學們合作染翰濡墨的平易近人，他總是不厭其煩的一筆一筆示範畫法、一張一張指導習作，以不吝鼓勵替代苛責，以「身教」讓學生們領會筆墨傳統基礎鍛鍊的重要。所以，吳學讓定居美國後，才会有那麼多學生們不時的問候探望，對學生們而言，受教於吳學讓，不僅僅是得到了良師的教誨，更得到了慈父般的關愛。



吳學讓在洛杉磯家中畫室臨帖練字。

人格涵養的高逸

吳學讓，字退伯，堂號遲悟軒。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吳學讓與生俱來就具備了謙讓平和，淡泊天真的個性，臺灣書畫耆宿張光賓就曾為吳學讓作了一首嵌名嵌字的小詩，對其性格之描述極為貼切：「學貴專精，當仁不讓；退思勵進，寧為笨伯。」即可明白，為什麼當年的同齡青年高喊「拿路來走」時，吳學讓竟能如此「冷靜」的默默紮根築基；而當1960年代臺灣現代美術運動旗幟高張時，吳學讓卻能於傳統深化中迭創新意。吳學讓的堂號自謙「遲悟」，其實他所表現在藝術領域的優游古今無礙，卻是個紮紮實實的「先知」，也因為有虛懷若谷的天性，又有熾熱赤誠的游藝之心，吳學讓的藝術風采才能夠在相輔相成、相互為用間，相得益彰，動靜自如。

1971年，吳學讓開了第二次個展，他在國立杭州藝專的同學及摯友

席德進寫了一篇〈席德進心目中的吳學讓——從傳統跨進現代〉，文中對吳學讓既欽服又抱屈，其中一段如此寫道：

像他的名字一樣，在人生的舞臺上，他「學」了太多的謙「讓」……這些年來儘管他曾參加過七次教員美展，七次都獲獎，包括了一、二、三名，還有全省美展，也得過國畫第一獎，都不曾有任何報章雜誌為他寫過文章或評介（直到最近一期的《美術雜誌》，才刊了一幅他的畫），或讚美過他的作品。許多畫家都上過電視，當場揮毫，這些出風頭的事，恐怕吳學讓連夢想過都沒有。他沉默著，卑微地在臺灣畫壇中沉浮。

席德進是為吳學讓一身藝術才華被藝壇忽略而打抱不平，然而吳學讓沉默卻不卑微，而是以豁達的胸襟看淡世情，只著意於藝術創作是否能如自己所想，只在意於能否為青年學子傳道解惑。「無欲則剛，有容乃大」，是吳學讓之所以藝術才情寬闊無垠的主因。吳學讓甘於平淡的生活，最大的原因是他的藝術創作過程與碩果是如此的多姿多彩。

1960年即提出「革中鋒的命」、「革毛筆的命」的臺灣現代水墨畫家劉國松，對於這位畢生不放棄毛筆、不放棄中鋒而又能自闢蹊徑的、

〔左圖〕
吳學讓留影於2010年交通大學藝文中心「世紀新墨」個展會場。

〔右圖〕
2012年11月，吳學讓夫婦與外孫女在Cerritos Library個展會場留影。



2013年3月15日，親朋家人為吳學讓九十歲作壽。

開創新貌的老友，有著發自內心的欽佩，劉國松說：「我與吳學讓相識半世紀，他的為人與才華，是我所欽佩的少數幾位前輩藝術家之一，他對待朋友真心熱忱，對待學生愛護鼓勵，為臺灣不可多得的好畫家。」

移居美國後的吳學讓頗有梅妻鶴子的快意，早睡早起，不菸不酒，飲食簡單，身體硬朗，耄耋之年依舊耳聰目明，聲若洪鐘，還能畫細

〔左圖〕
2004年5月，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吳學讓八十回顧展，吳學讓在美國錄製感言影片於開幕時播放。

〔右圖〕
2011年，吳學讓應洛杉磯藝術協會之邀，示範創新水墨。





緻的工筆畫，還有充沛的精力植樹栽花，他在美國居所的院子裡親手種植梅花，除了是寫生勝景外，梅子收成的時候，吳學讓還一顆顆親手採摘，燙熟後去皮去核加拌美國白醋釀成梅子醬；他也栽種棗樹，棗子成熟採摘後裝成一籬筐加以曝曬，然後與梅子醬一樣的分贈親友共享天然資源。這就是吳學讓，「民胞物與」的胸懷，細微之處已足以驗證。

2013年4月7日，吳學讓在子女親人的陪伴下，以九十高齡圓滿走完了藝術與人生的旅程，無罣無礙，福壽雙全，為人們留下了充盈燦爛的藝術風華與永恆的追念。吳學讓的謙遜、沉默，是臺灣藝壇的「大音希聲」，然而，他的高潔人格、豐厚涵養與藝術成就，終會在藝術的歷史長河中綻放璀璨的華彩！



【上圖】

2009年，吳學讓在洛杉磯家中庭院寫生梅花。

【中圖】

2013年5月2日，吳學讓夫人謝寶明女士（中）與次女漢瓏（左）、三女漢儀於藝術家出版社合影。（王庭玫攝）

【下圖】

2013年4月20日，吳學讓洛杉磯安息禮拜堂追思現場。